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興兵 獲先鋒西賓合計

詞曰：權奸報怨機緣奏，文臣奉旨徵強寇。堪歎一書生，如何會用兵。更兼遇邪術，安望成功日。虧得著仙衣，妖邪不得施。

——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各省告急，疏章來到兵部。兵部奏聞聖上，聖上大驚，急發各大臣議奏。旨意傳到盧太師處，太師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可奈金狀元這小畜生，恃才倨傲，招致他不來，久欲設法處他。我如今乘此機會，在聖上面前只說他有文武全才，著他領兵徵剿大爐山蕭化龍，我想西安多少上將雄兵，尚且敵他不過，被他一陣殺盡，金玉一白面書生，豈能對敵？只消聖上一准，不怕他不死於賊人之手。」算計已定，隨連夜寫成奏章，特薦狀元為徵西大元帥，領兵徵剿叛寇，斷能奏功。皇上批准，立刻發出旨意。盧相又想：「蕭化龍勢甚猖獗，又兼軍師，法術高強，今命狀元徵剿，雖報了一己私仇，但他的聲勢，必然更盛，恐成大事，不可不預先交結他。」遂差一細作寫書一封，說「徵西大元帥是新科文狀元，不過一白面書生，一些武藝不知，是我有意騙皇上，所差不難撲滅，倘得殺到京城，願為內應，伏望收用」等語。寫完封好，先打發細作先行。不題。且說狀元著俞德到家，迎接夫人等進京。家中又已報過。

先報會魁時，林員外夫婦聞知，立刻趕來道喜，奉承無瑕，比報解元時更甚。報錢待報，不但不要無瑕費心，並不要報人開口，都是他料理。見報人聲聲「太爺」不絕口，他聽得滿身酥麻，打發更加從厚。還有親戚人家的僕婦，鄰舍人家的婦女，更有三姑六婆，都到夫人處磕頭道喜。見了院君，也都稱「太太恭喜」，跪下磕頭。弄得院君骨頭沒有四兩重，一色賞封。

包頭、鞋面、手巾，都是他帶來替夫人打發。外邊人來慶賀，也都是員外週知。正忙亂未完，忽又鼓樂放炮，鳴金掌號，來報狀元。報單是黃緞泥金的，報人也不比報舉人、進士，一連就是十報，門前貼了一報已捷。員外家中雖未報過舉人、進士，還看見人家報過。至於報狀元，卻從不曾見過。見報人又多，問太爺要押錄、要花紅，員外竟沒了主意，口中連連答應，總只銀子晦氣，足足費去數百金，方才妥當。心上十分快活，又十分懊悔。私對院君說：「可惜一個狀元夫人明明是大女兒的，如今竟讓與無瑕了。」院君道：「他原不好，當初就說『將來中了狀元，也情願讓你做狀元夫人。』那知這句話，倒做了無瑕的讖語，如今果然把一個狀元夫人讓他了。」二人正在私議，只聽得外邊送進兩個揭帖，說是府縣官請夫人撒谷，明早備鼓樂執事來奉迎，今日先來說知員外。又對院君道：「夫人撒谷，必在我家門首過，拼得備些酒飯，執事人與他些賞封，迎到家中稍歇，豈不更覺光彩？」院君也道：「甚好！」隨與夫人說知，先回家候迎。次早果有多少狀元的職事、鼓樂炮手、轎馬後擁到門伺候。又有許多媒婆捧了鳳冠霞帔到來，說是府縣官送來的，先磕了頭，然後替夫人穿戴請出上轎。媒婆等也上小轎跟隨。放了三個大炮。鼓樂齊鳴，前呼後擁去了。

道全夫婦送出牆門走進。道全道：「看這女兒不出，果有這般大福。相面之言，竟應了。」周氏道：「他自幼就另是一個性子，見你在監，定要賣身救你，見我不肯，就要尋死。我說『丫鬟賤役』，他偏說『只要命好，丫鬟原有做夫人的』。」

後來，林家要他代嫁，你說金公子許多不好，我也不肯。偏是他又說：『病有好的日子，讀書人魚龍變化，只要看我的命。』還要與小姐斷定說：『富貴了，不要說奪他的婚姻。』我彼時還道，這話是多慮的。那知竟像先知的一般。還有大小姐又說得好：『就中了狀元，也情願讓你做狀元夫人。』那知這話都說著了，可不奇麼？」

不說二人歡喜私議，且說夫人撒谷，林家留酒，至晚方回。

過了一會，俞德到家迎接，心中大喜，就著俞德到林家說知，請他一同上京。員外因家中有事，未能同行。石道全一家，原住在金家，便帶了兒子，一同夫人進京。狀元接著，好不歡喜！

見道全一家送來，亦慰謝一番。知員外未到，說：「遲日再著人相接。」

時光易過，不覺過了一年。一日，正夫婦閒談，忽見朝報送來，見內閣盧一本特薦將才事雲：「文狀元金玉，有文武全才。陝西蕭化龍造反，若差金玉徵剿，必能剿滅。聖旨准奏。」

封金玉為徵西大元帥，即日起兵。」狀元一看，大驚道：「禍事到了！」無瑕道：「何事？」狀元道：「我初中時，盧丞相要我拜他門下。我因他是弄權奸相，決意未從，反在榜眼探花面前，傷觸了他幾句，他懷恨在心。今見蕭賊肆橫，各省告急，他不為朝廷選將興師，單要報一己之怨，竟誣奏皇上說『我有文武全才』，命我出徵剿賊。我想：別個賊，猶可聞得。蕭賊兵精糧充，還有軍師妖法利害，陝西多少大將，盡為所殺，城池堅固，唾手而得。況我一白面書生，怎能對敵？」夫人道：

「這也不難，只消上一本說：『未諳武事，請別選良將，不敢有誤朝廷。』你是個文官，朝廷決不好怪你。」狀元道：「夫人不知，我既立身於朝，此身便是朝廷之身。聖上有命，豈敢推辭！況盧賊奸計百出，聖上又十分信任。見我辭脫，必然另生他計害我，一發速取其禍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那時來招致你做門生，也是一片好意，就該順從，怎反去傷觸他？」

狀元道：「夫人差矣！士人立身，禮義為重。我若阿附權好，便是進不以禮了。況將來權好敗露，阿附者必然波及，還要得一個千古臭名，怎好去阿附他？如今雖為所害，死也死得無愧。」

事已如此，不必再言，可為我急急收拾行李，待聖旨一到，即刻就要起身。從來說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你如今現有身孕，將要達月，可保養身子。你速回家，倘幸生男，可催一乳母領好，接續金氏一脈。我此去大約凶多吉少，倘邀天之幸，使賊人自敗，得以生還，也不可。總之，你不須憶念著我。」夫人聞言，不覺淚下。見是出兵吉日，不敢放聲痛哭，惟有將言寬慰而已。

正說間，只見俞德進來，道：「老奴幾乎忘了，昔年在沙灘，仙師贈老爺黃布衣一件，救活老爺。曾對老奴說：此衣有萬法教主玉印在上，受熱的穿上便冷，受寒的穿上便熱。倘遇急難時，穿上，刀箭不能傷，邪魅不能犯，將來正有用處，不要輕棄。老奴所以緊緊藏著。今老爺出徵，且聞賊道妖術利害，正用著此衣之時了。老爺帶去，臨時穿在身上，或者可以破他妖術，也不可。」狀元道：「如此甚妙。可為我收拾在隨身行囊裡邊。」

又見丑兒進來，道：「老爺為義忘身，為國忘家，自古忠臣義士，無有過於老爺的了。小子頗有膂力，願隨老爺出徵剿賊，不知老爺可肯信用否？」狀元道：「行軍正在用人之際，有甚不好？只你不知可曾習過武藝否？」丑兒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十八般武藝，樣樣習過，般般練熟，聽老爺發用便了。」

狀元大喜，道：「既如此，甚妙。我今日就下教場考選兵將，看你武藝果好，就點作先鋒便了。只不知你父母心上如何？」

道全聞之，尚在遲疑未答，只見周氏欣喜對答道：「孩兒蒙狀元收用，極好的了，有甚不肯。我想孩兒此去，倒定然成功的。」

道全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周氏道：「你難道忘了？那年李鐵嘴，曾相孩兒有一二品前程，當在槍頭上得來，十年後便見。」

如今齊頭十年了，今隨狀元出徵，豈不應在此舉麼？」道全道：

「果然，果然。我倒忘了。如此，狀元放心前去，一定成功的。李鐵嘴的說話果是靈驗。他說我孩兒有一二品功名，雖未應驗，他原說十年後方見。說我女兒當為極品夫人，如今已半應了。」

此去定然全應哩！」狀元聞言，大驚道：「我一向不知你有女兒，今嫁在何處？」道全說得高興，一時竟忘懷了。見狀元問起，只得勉強支吾，道：「狀元行色匆匆，慢慢的說知。」狀元因出軍緊急，卻也無暇細問。且遇聖旨已到，兵將伺候。狀元隨即帶了丑兒，到教場祭旗點將，考選武藝，果算丑兒第一，就點作先鋒。連夜起兵前去，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。

不覺已到潼關界口，吩咐紮營，擺開陣勢，著小校打探賊情，然後出戰。且說大王與軍師商議，正要殺入潼關，直取河南府。

忽見嘍囉來報，道：「朝廷差徵西大元帥，統領十萬兵馬殺來，紮營潼關，特來報知。」大王道：「你可曾探得元帥何名？有甚本事？先鋒何人？」嘍囉道：「細情尚未探實。」大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再去打探。」嘍囉領命方去，又見兩個嘍囉綁進一人，上前稟道：「小的是夜巡兵，昨晚拿得一個奸細，口稱是北京盧丞相差來，要求見大王的。小的不敢自專，解來請大王與軍師發落。」大王將那人一看，問道：「你這狗頭，明明是個奸細，如何口稱盧丞相所差，要見孤家？我且問你，盧丞相是誰？要見孤家何事？快快說來！倘有一字支吾，著刀斧手伺候。」那人嚇得半晌不敢開口，慢慢定了性，方說道：「小的實是盧丞相所差。我丞相是當朝首輔，久仰大王威名，如雷貫耳，欲思拜謁，奈機會未便，又恐大王不肯信用。前見各省奏章，請旨發兵，丞相便乘機保舉一個文狀元，假說他有文武全才，著他領兵前來。實是一個白面書生，一無所能。但做人狡猾，仍恐投降大王，聽信將來必生異心，特修書道達。倘大王起兵到京，丞相願為內應。」一面將書呈上，大王與軍師一看，大喜道：「此誠天助我也。」將來人打發酒飯，一面就傳太子出來吩咐他：「勸降。向日西安所獲諸將，並領兵保守城中。」

孤與軍師，即刻起兵，打破潼關，殺了那書呆再起大兵便了。」

純綱道：「聞朝中差來徵西大元帥，想亦是個武官，如何是個書呆？」大王道：「我兒不知其中緣故，有書一封在此，你去看便知。」將書付與純綱，即同軍師領兵去了。

不兩日，來到潼關。果見官軍已擺成陣勢相候，兩邊射住陣腳。只見官兵中丑兒殺出，賊兵中烏合敵住。戰不數合，烏合抵擋不住。巫庸上前接住，又數合，敗下。卜成功出馬，更是無用，被丑兒一槍搠死。嚇得芮風刀趕上迎敵，又被搠死。

於敵退聞聲怕，兩將齊上，奈丑兒武藝高強，兩個也不是他對手，被他左一槍，右一槍，兩個齊齊落馬，被官兵活捉去了。

軍師見勢不好，急差何庸、畢書、房仁、符義一齊殺出。狀元見賊將齊出，恐丑兒一人難於招架，又著三員副將出關接應。

兩邊圍至十數合，賊將又將要敗。只見軍師口中唸唸有詞，忽天上降下多少天兵天將，官軍盡皆捆倒，被賊將活捉過來。軍師急令斬首，大王道：「我看他先鋒武藝甚好，且羈緊，要他歸降，我軍益強矣。況我家有兩員大將被他捉去，我若殺他先鋒，彼必殺我大將。且待捉了那書呆，一同殺也不遲。」軍師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將囚車囚了，解到西安與太子收管，待貧道再施小術，拿那書呆便了。」一面將丑兒解回西安，一面又著兵將攻打潼關。

且說狀元見丑兒被獲，一發驚慌，不敢再與抵敵。軍師見他不出，知他是個沒用的官兒，便又唸唸有詞，忽天上降下無數天兵天將，殺上關去，料來決勝。誰知狀元身上穿了仙衣，見鬼兵殺進，正在危急，忽有一尊小小聖像，從狀元頂上現出。

鬼兵見了，紛紛跌下，盡成草豆。軍師見此法不靈，背上取下兩個葫蘆，口中一念，只聽得呼呼大風，飛砂走石，又見火龍火馬，火將火箭，都向關上燒去。滿想此法萬無不靈，不怕那書呆不死於風火。哪知看看近關風火，忽然反望本陣吹來，賊兵燒死無數。嚇得軍師急急收法，大王已經跌倒在地，連忙扶起，面上已燒得漆黑，鬚鬚燒去一半。對軍師道：「方才軍師法術亦甚厲害，如何一近到關，神兵忽然不見，風火反向我軍吹來，莫非他也有神術麼？」軍師心上也慌張，只得勉強支吾，道：「他就有術，怎敵得我的正法。想他命還未該就絕，大王但請放心，總在貧道身上，數日內包管成功便了。」大王道：

「全仗軍師神力，只是方才孤家受此一驚，心上一分慌忽。奈何軍師見法不靈，巴不得大王去了，可以掩飾，便道：「大王既心不快，且先請回宮靜養。這邊之事，全在貧道便了。」

大王大喜，就將一應兵將，盡留軍師調度，自己乘了暖轎，先回西安去了。正是青龍與白虎同居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